

庚子鼠年伊始，一场新冠病毒疫情突发。鄙人同其他国人一样，宅居在家，无所适从，寂寞难耐。一日，我拿出老照片翻看，忽然想起梁山乡青年时期的那些草根根朋友们。大安山的侯家伦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我们之间交往的一幕幕往事便呈现在眼前。

侯家伦的名字，是我1972年春天在《大众日报》上看到的。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侯家伦所写的文章，是批判林彪的“农民缺吃少穿”论，署名地址是梁山县大安山公社。那时我于梁山一中高中毕业后回乡当农民。农村生活枯燥乏味，我便自寻乐趣，自找寄托，尝试着给县广播站写了几篇小稿件，有的在农村有线广播上给播出了。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也不乏自知之明，深感个人实力不济，从没奢望而且也不敢给《大众日报》投寄稿件。侯家伦的名字一经跃入我的眼帘，心中不免泛起一阵涟漪。那时候，人口多达70多万人的偌大的一个梁山县，能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的人寥寥无几。侯家伦，何许人也？他的文章能上《大众日报》，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地处偏僻、位于东湖畔的大安山公社，竟是藏龙卧虎之地！我这样猜想着、仰慕着。与侯家伦相比，我暗暗自叹弗如，顿觉相形见绌。

时间转眼到了1972年冬天。我坐等机会，被公社通知参加梁山县委宣传部举办的农民通讯员学习班。来到县里后，县委报道组的段心强老师带领我们几位学员去大安山公社采访。那时的大安山尚属于梁山县。侯家伦因为出道比我早，已与段心强老师非常熟悉，所以，一听说我们到了他的家乡，就立即来到公社大院看望我们。令我吃惊的是，侯家伦的出现，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来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大学问家”，只不过与我一样，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满脑袋顶着高粱花子”的青年农民。不过，他虽然年轻，却显得比

较成熟，而且待人热情、实在、诚恳。也许是人生有缘，我们初次见面，竟似曾相识，一见如故。闲聊中，我才知道，侯家伦比我小三岁，时年只有19岁，文化程度仅初中毕业。有人说，论水平莫问身份，看学识不在学历。果不其然。这更引起我对侯家伦的好奇和好感。

在大安山公社采访，几天下来，自然是侯家伦当了主人，他招待我们吃了我不曾吃过的大安山一带名吃“鱼米饭”，他找来一只小木船，让我们上船畅游了碧波万顷、久负盛名的东平湖；邀请我们到他的一位渔民朋友家里去做客，吃了一顿丰盛的“全鱼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大



郭志明

安山，第一次看见东平湖，第一次听说这里的故事。侯家伦还告诉我们，现在的大安山，就是当年宋江带领梁山泊好汉攻打东平府时安营扎寨之处。几天过去，我在这里不仅学习历练了采访写作本领，而且饱览了东平湖的美丽风光，目睹了大安山的别样风采；尤其是有幸结识了侯家伦这位终生好友，真是获益良多，不虚此行。

翌年九月，我有幸被推荐到菏泽师专上大学。经过两年半的学习，毕业后又在农村锻炼一年，被分配到梁山县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工作。上班不久，我与侯家伦再一次相见。那时他已去大安山公社当了没有国家编制、仍属农民身份的文化站站

长。因而在新闻媒体上发表的作品也愈来愈多，故在梁山一带小有名气。每逢重大活动，梁山县委办公室、宣传部、团县委等单位，经常抽调他去帮忙写材料。当时，县委有一个领导钟爱写作人才，愿做当代伯乐，曾有意调他到县委机关去工作，最后无奈打不破“农民身份”政策的制约，只得就此作罢。不过，由于他经常去县委机关，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我们切磋写作，相互学习，互为借鉴，友情亦愈来愈加浓厚。

1984年底，我从梁山县委办公室调到菏泽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第二年，菏泽地区文化系统招考国家正式干部，侯家伦

趁此机会，便报名参加了招考。结果，语文成绩非常优异，只可惜他只有初中文化，数学考得不够理想。最后，综合成绩下来，只得抱恨名落孙山。这时，我想起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说过的一句话：“苟富贵，勿相忘。”我感同身受，务必助他一臂之力。我壮着胆子，鼓起勇气，找到了我大学时的老师，时任菏泽地区文化局局长的吴承业，向他介绍了侯家伦的情况，看能否作为“特招”“特批”予以破格录用。吴承业虽倍感惋惜，但却一直摇头叹息，说是爱莫能助，不能乱开口子。机会再一次与他失之交臂。

1986年，大安山社改乡后，由于区划

调整，从当时菏泽地区的梁山县划归泰安市的东平县。从此以后，我们联系虽未中断，但由于各自忙于本职工作，再加上区域各异，人在两地，联系也就渐渐少了。

2015年夏季的一天，我与几位退下来的同僚，闲暇去游览地处东平县境内的东平湖、水泊影视城。行程结束后，原本打算去会一会老友侯家伦。不料，时任梁山县委书记的田卫东知道后，一再打电话邀请我们去梁山城里吃午饭，我与侯家伦又未能相见。

近年来，我与侯家伦虽仍未谋面，但随着通讯工具的发达，联系却多了起来。我们相互间利用微信，经常交流信息，时而亦



有畅叙，倒也解除了思念之苦，且其乐无穷，倍感有趣。他在微信里告诉我说，大安山划归东平县后，他发展得还算不错，1988年终于成为一名在编的国家正式干部。期间，他也有过到上级领导机关工作的机会，但由于他对乡镇工作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所以主动放弃，一直坚守在大安山一带乡镇工作。2014年已按正科级办理退休，生活得很不错，个人也很自足。这使我感到些许快慰，祝福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却了当年错失两次机会的遗憾。

水泊梁山，这块至今“水滸”遗风尚存、义气当先和友情为重的英雄土地，我生于斯、长于斯。我在这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但也享受到了幸福愉快的时光，并留下美好的记忆。在这里，我结识了一大批像侯家伦这样情深意笃、志同道合的草根好友。他们虽然出身贫寒，地位卑微，但却不乏思想、不乏见地，不乏能力，更具有好的人品。他们相伴过我、帮助过我、开导过我，致使我有了后来的许多。当年，在我遇到困难时，他们常常施手相助，使我度过了许多难关；在我遭到挫折时，他们总是给予热情鼓励，使我重拾信心、坚韧不拔，继续负重前行；在我迷失自我时，他们及时指点迷津，使我找准方向，少走弯路，行稳致远；在我心境不好时，他们一再悉心慰藉，使我享受真情，感受温暖，很快调整心态，重新振作起来；在我有了不足时，他们逆耳忠言，坦诚相告，使我自觉做到自省自警、自重自爱，一路走来，从没跌过什么跟头。

在菏泽工作几十年，虽然小有出息，亦有风光，亦有好友，但我始终难以割舍梁山一带那些“小出身”的草根朋友，哪怕他们至今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张张纯朴的脸庞，那一颗颗纯真的心灵，无论时间多久，我始终挥之不去，铭记在心。人到暮年，思念家乡，怀念故交，乃是人之常情，而我尤为显得浓烈。虽然人在他乡，却总是故土难舍，故友难忘。虽然过去曾有或者未曾有过，但心系过去到永远。

我永远怀念当年梁山一带的那些草根朋友们。不论后来他们混得好歹，不论他们现在过得穷富，也不论他们现今身在何处，我都真诚地道一声：我亲爱的草根朋友，你们现在还好吗？



曹风

快乐童年

苗青摄

磨一辈子。做官一张纸，斗争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荣誉一张纸，虚名一辈子。看病一张纸，痛苦一辈子。悼词一张纸，了结一辈子。淡化这张纸，明白一辈子。忘了这张纸，快乐一辈子”。读来心香一缕，豁然开朗。做人是要好好地活着，健康地活着，是是非非无所谓，恩怨恩怨随它去。这一生，富贵也好，贫穷也罢，人都是天地间过客；圆满也好，遗憾也罢，我们都是时光中的行者；看淡名利，学会舍得，回归生活真谛；保持好心情，一切如花；活着就要历尽千辛万苦，追寻人生真谛；只要努力，幸福可期；人生真正的赢家，莫以成败论英雄；要懂得，我们一同哭过、笑过、努力过，足矣；人生在世，纵有万千烦恼，不如拈花一笑……

我喜欢这庚子立夏的雨，喜欢这如期而至的雨，喜欢这充满诗意的雨，愿细雨纷纷飞……

## 新时代的「灯捻子」

孔庆贵

“灯捻子”，是放在油灯里的一段线绳，露出点头，点燃照明，可被控制灯的亮度的，油灯的必备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几乎家家都有油灯。富有一点的家庭用的是全套玻璃罩的，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葫芦，上面是个形如张嘴蛤蟆的灯头，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捻子调进调出的旋钮，以控制灯的亮度；大多数家庭都是用墨水瓶、小酒瓶、药瓶等自己制作的，形状各异，用途都是一样的——燃烧灯捻子，照亮人间；让我仿佛看到了“学雷锋”时代，那些胳膊上带着红袖箍，走街串巷，看看谁家的门没关好，关上；看看谁家的孩子没人照顾，照料着……反正能做的好事他们都不舍得放过，饿着瘪瘪的肚子，保天下平安的一群人！他们就像那个时代的“灯捻子”，浸泡在煤油里，浑身“脏兮兮”的，四处奔忙，不计报酬、没有怨言，不知疲倦，单纯的脑子只知道哪里需要，便可通体燃烧发出亮光，黑夜里，像萤火虫一样满世界陪伴着寂寞的人、点亮追梦人的双眼，在时代脚步的前行中，留下了闪闪的美好回忆。

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号角吹遍了祖国大地，山川为之一动、大地微微颤抖，唤醒了固守自封、贫瘠落后的国人的保守思想，蠢蠢欲动的一些人纷纷成了追逐浪花的弄潮儿，国门打开，人才引进、科技发展，提升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物资匮乏的状况明显得到改善，生活水平日新月异，“两个一百年”的伟大梦想之路就在眼前，追梦人的理想就要实现，使命与担当，实实在任在让人民利益得到了实惠与提升。“油灯时代”彻底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油灯的灯旁便成了油画人的素材，高高地悬挂在了墙上，让我幻想着，熄灯后，“灯捻子”会突然发光，闪闪照亮新时代的角角落落……

新冠病毒突然袭击武汉大地，随之蔓延人间，犹如洪水猛兽般把整个社会秩序打得乱七八糟。蜗在家里，攥着拳头、紧咬牙关，替义无反顾的白衣天使加油，多想飞出去送她（他）们一程，嘱咐一声，“做好自身防范措施，才能更好地救助更多人，疫区需要你们，家里同样需要你们……”，多想变成一个“宝葫芦”，收了那群肥油厚胃、速啥吃啥的无良食客。望着窗外小区里熟悉的小草、树木、石墩，弯曲的S型的小路，静静地盼着欢声笑语的喧嚣，偶尔能望见默默无闻的小区保安的身影在晃动，像保护神一样整夜守卫着小区的安全与安宁，挡着可能带来任何风险的病毒入侵与扩散，毅然坚定地、坚守着阵地。夜晚巡视小区的犄角旮旯、全覆盖地用电灯光扫视一遍可疑的目标，仿佛让我看到了闪闪发光的新时代的“灯捻子”！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保安队伍现有大约450万人左右，经过严格、正规的培训，分布在全国的各大小区、公共场所……肩负着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每天、每时、每刻，分分秒秒都忙碌着、处理着无休无止的简单、琐碎、繁杂的让人头疼不已的事务，埋怨和误会是常有的事情。抗疫的一幕幕画面让人动容，温馨地为你测量体温、喷洒酒精……让人们对保安的形象有了重新认识，微笑与敬佩便油然而生，在抗疫取得的成绩单上，他们的付出与坚守，对阻断疫情蔓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将让人们永远记住曾经在最危难的时刻，有一群跳出战壕冲锋在前的勇士，他们的名字叫保安——新时代的“灯捻子”！

在网上无意间搜到了卖油灯的图片，看着很是亲切、很激动，想到了过去一群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铃灯夜巡、舍己为人的光辉形象，看到了一群默默无闻，冲锋在前、舍我其谁的伟大保安的背影，我愿捻一颗心灵的“灯捻子”，点亮图片中的油灯，在人间永远闪闪发光……



今日是庚子立夏的第二天，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季节，还没有体会春意盎然，已匆匆走入夏日，这个庚子年仿佛少了春季一般的迷糊。

连日来，在期盼的目光中，终于等到了这场夏日的雨。窗外细雨绵绵，听风吹竹叶、雨打竹叶的声音，我喜欢细细品味雨的滋味。或许学不来古人的闲情逸致，也不能即兴吟咏，但那种幽谧、闲淡的心境却不由得引起内心神秘的感受和记忆，想起那些或快乐或悲伤的日子，突然发觉自己从未曾静静地回忆过去。而在这个庚子立夏，新冠肺炎危害全球的下雨日，却让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细雨中自我反思。知天命之年，却总在忙忙碌碌中失却了那份诗心。而今，听细雨飒飒，扯动昔日的情思，叩响感情的门环，仿佛在提醒自己，不论日子如何，心都要“诗意的栖居”。

## 庚子·夏·雨

赵同江

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回想近段身边逝去的故人，心中不免些许感伤。他们有的年岁已高因病而逝，有的精神完好却安然睡去，有的正是年富力强而折病高远，有的还未而立之年却过早走完自己的生命线等等，不一而足。想来，生命诚可贵，生命大于天是何等的重要，健康地活着是多么的伟大。

心伴夏雨，不免想起最近读的一篇文章叫《人一辈子》，文章是这样写的：“出生一张纸，开始一辈子。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

着，健康地活着，是是非非无所谓，恩怨恩怨随它去。这一生，富贵也好，贫穷也罢，人都是天地间过客；圆满也好，遗憾也罢，我们都是时光中的行者；看淡名利，学会舍得，回归生活真谛；保持好心情，一切如花；活着就要历尽千辛万苦，追寻人生真谛；只要努力，幸福可期；人生真正的赢家，莫以成败论英雄；要懂得，我们一同哭过、笑过、努力过，足矣；人生在世，纵有万千烦恼，不如拈花一笑……

我喜欢这庚子立夏的雨，喜欢这如期而至的雨，喜欢这充满诗意的雨，愿细雨纷纷飞……

## 我在疫线与“天使”邂逅

谢丽

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和在武汉工作的医生柴娟应该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漫步，她在医护领域里救死扶伤。然而，人生就是如此充满偶然的机会和幸运的变数——于茫茫人海之中，在烟花绚烂之时，我带着采访“疫线天使”的使命，邂逅了身在武汉的她。我们数次通话，让我看到了一位“疫线天使”平静又光辉的“圣洁”，让我在采访中完成了“与爱与美的邂逅”，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心灵遇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天的新闻报道工作像是一场竭力拼尽的战斗——前方，不时有新冠肺炎治愈的好消息和新增病例的事实接踵而至，迎面扑来的还有战疫一线英雄们奋战的激情和疲惫……不是白衣天使，无法像一名真正的勇士一样，直赴一线化解灾情。我只能在无法平复的悲悯中，紧握手中的笔，记下我与采访对象的一次次对话，记下她（他）们工作的困苦，记下她（他）们面对家人的愧疚，记下她（他）一路坚定艰辛的施救历程。

2020年2月23日晚11点，我在县委大楼办



话了大约二十分钟，接着，听到了她拿钥匙开门的声音——我想，柴娟医生此时应该已经到酒店了。我不忍心继续打扰，就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护。

次日清晨8点钟左右，樊倩倩书记也发来了她从柴娟家人了解到的情况。柴娟是单县龙王庙镇闫堂村人，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医学硕士，现任华中医学院梨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春节前夕，柴娟从武汉放假回家过年，当时家乡单县疫情防控严峻，她自己就在城区的房子里隔离了一段时间。后来，柴娟了解到武汉抗疫一线急需医务人员支援，在接收到单位通知后，她没来得及与家人见面，便在1月27日匆匆踏上了返回武汉的列车。2020年2月14日，柴娟根据工作需要，被组织安排到雷神山医院，一直在发热门诊工作，与无数位有着共同目标的医务人员一起，开始了与死神的一场搏斗。

采访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单县新闻界的同事们不断推进着《疫线天使》的新闻报道，融媒体中心的同志还精心制作了一组H5视频作品

## 一个老党员

许素洋

今年清明，我们又如约环立在母亲墓前，油菜飘香，春风拂面，温暖已至，伤痛已远，一如依偎在母亲身边，听她讲当年的故事……

母亲拉着风箱  
锅里煮着  
对父亲的埋怨  
村里的家长里短

她是一名老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村里一度很风光  
水利会战时  
曾第一个跳进刺骨的河里  
一辈子风腥  
就为给村民做个榜样

祖上留下的宅基地  
她全部捐给了村上  
以至我后来想盖个房子  
都没有一块像样的地方  
我曾经问她后悔吗  
她愣了半晌  
说那时侯党员想的  
和现在不一样

包产到户那年  
她好像有点不爽  
老是嘴里嘟囔  
公社都改回了乡  
直到家家都吃上白面馒头  
她眼里才泛起亮光  
说眼前的日子  
越来越敞亮

后来  
上了年纪的“解放脚”  
再不容地下田劳作  
乡里年底的老党员会  
便成了她经常的念想

我参加工作那年  
突然有一天  
她笑着对我讲  
小二  
我让你当党员吧  
至今不明白  
她为什么这样想  
是想让我成为她那样的人吗  
还是想让我沾沾她的荣光  
当时没放在心上  
想问时已阴阳两隔  
我没了娘

那天天气极冷  
连刮了三天北风  
总觉着要发生点什么  
突来的是场噩梦  
青霉素皮试过敏  
短矩几分钟  
就篡改了母亲生命的节令  
摸着她尚有余温的身体  
从此我身如浮萍

邻家大娘给她整理妆容  
神情突然一愣  
在她贴身的衣兜  
翻出了一本皱巴巴的党证

2020年清明节

## 长河浪花

——《最瘦柴娟，你的名字让人心疼！》。我也在省级党报上刊发了系列战疫作品……这些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柴娟医生在微信中发来的一组照片：在雷神山医院的医护站，她身穿厚厚的防护服，带着护目镜，白色的防护服后背上写着让我一直挂念于心的名字——最瘦柴娟！

柴娟的父亲也在采访电话中告诉我：“女儿一直很努力，很听话。秀外慧中，是个极为难得的好孩子、好医生。”或许，在柴爸爸的眼里，32岁的柴娟医生依然是他最在意和牵挂的“好孩子”；然而，在成百上千的新冠肺炎患者心中，年轻瘦削的柴娟却已经成为最坚定的“依靠”！

与“天使”邂逅。多日来，我心有戚戚，常念念于“庇席说彼平生”，然而，这一场疫情，又什么时候能终结呢，我们的时间都交付给了这场疫情的防护、宣传和救治——采访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柴娟医生的真实样貌，但与她心灵、情感、思想的交融共通，却让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场与爱的邂逅、与美的邂逅。这样的震撼，是思想和情感的触动和飞升，它不是情感的冲击，却是一种美好又柔软的如水浸润。